

009576

萍乡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PINGXIANG FANGYANZHI

萍乡方言志

魏 钢 强 著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萍乡市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

PINGXIANG FANGYANZHI

萍 乡 方 言 志

魏 钢 强 著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目 录

序	熊正辉	v
第一章 导 言		1
1.1 地理概况		1
1.2 历史沿革		2
第二章 方言概况		3
2.1 城关话的内部分歧		3
(1) 老派和新派的差异		3
(2) 老派甲和老派乙的差异		4
2.2 城关片同北路、东路、西路、小西路片的差异		5
(1) 全市方言片的划分		5
(2) 声调的差异		5
(3) 声母的差异		6
(4) 韵母的差异		8
(5) 词汇的差异		9
2.3 方言地图		10
图一 方言片的划分		11
图二 古入声的今调类		12
图三 “穿圈”的读音		13
图四 “桥潮”、“强长”的分混		14
图五 “袋豆”的分混		15
图六 “短党”、“割各”的分混		16
图七 第三人称代词单数		17
第三章 语音分析		20

3.1 声韵调及其拼合关系	20
(1) 声母	20
(2) 韵母	20
(3) 单字调	22
(4) 声韵调拼合关系	22
3.2 连读变调和变音	27
(1) 重音的位置	27
(2) 广用式两字组连读变调	28
(3) 专用式连读变调	30
(4) 变音	31
第四章 同音字表	35
凡例	35
正文	36
第五章 萍乡音系同《广韵》音系的比较	70
5.1 声调的比较	70
5.2 声母的比较	71
5.3 韵母的比较	71
5.4 文白异读	79
(1) 深臻曾摄字的文白读	79
(2) 梗摄字的文白读	81
(3) 遇摄三等字的文白读	82
(4) 止摄字的文白读	83
(5) 日匣母的文白读	83
第六章 分类词表	85
凡例	85
6.1 天文	87
6.2 地理	88
6.3 时令; 时间	89

6.4	农事	91
6.5	植物	93
6.6	动物	94
6.7	房屋; 器具	96
6.8	人品	100
6.9	亲属	102
6.10	身体	104
6.11	病痛; 医疗	106
6.12	衣服穿戴	108
6.13	饮食	109
6.14	红白大事	112
6.15	迷信	113
6.16	日常生活	114
6.17	交际	116
6.18	商业	117
6.19	文化教育	118
6.20	游戏	119
6.21	动作	121
6.22	位置	125
6.23	代词等	126
6.24	形容词	127
6.25	副词等	129
6.26	次动词等	130
6.27	量词	131
6.28	形容词前加成分	133
第七章	语法特点	135
7.1	“仔”尾	135
(1)	名+仔	135

(2) 人名/亲属称谓+仔	136
(3) 代+仔	137
(4) 数+量+仔	137
(5) 量+仔	138
(6) “箇”字结构+仔	139
(7) 形+仔	139
(8) 几十动(或动词性成份)+仔	141
(9) 副+仔	141
7.2 “去”; “到”; “嘎”	142
(1) 去	142
(2) 到	143
(3) 嘎	144
7.3 特殊结构和语序	145
(1) 由“有/冒得”形成的动宾式	145
(2) 反复问句	148
(3) 可能式中宾语和补语的位置	149
7.4 几个主要的语气词	149
第八章 语法例句	151
第九章 标音举例	156
9.1 民谣	156
9.2 童谣	157
9.3 谚语	165
9.4 歇后语	168
9.5 谜语	174
9.6 传统春锣	176
9.7 传说	178
后 记	182

序

江西省境内的汉语方言主要是赣语和客家话。赣语分布在北部，客家话分布在南部。从全国汉语方言分布看，湖北、湖南、安徽、福建几省里也有赣语，但赣语的主体在江西，客家话分布甚广，遍及江南各省，远至台湾、海南岛，乃至四川。但客家人住得最集中的地区是赣南以及与赣南毗邻的闽西、粤东北这一片地区。

赣语和客家话两个方言之间的关系是国内外学者都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说赣语的人和说客家话的人都能感觉出这两种方言有差别。但是跟官话、吴语、闽语、粤语、湘语等比较一下，赣客两种方言的音韵系统十分接近，共同点很多。赣语和客家话究竟应该分为两个大方言，还是并为一个大方言，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要弄清楚赣客两个方言的关系，需要调查记录更多的方言事实。只有掌握大量的事实材料，才能做深入的比较研究。

汉语方言今天的分布状况，可以反映汉族人口流动迁移的历史以及历史上不同地区间的交往关系。客家人原本是住在中原一带的汉族，由于战乱等原因而渡江南迁。渡江后又不断迁徙，最后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形。客家人一直保持着说自己的客家话。但是方言总是在不断变化的。住在不同地区的客家人，说的客家话也产生了一些差别。研究不同地区的客家话，对我们研究客家人迁移历史这一重大的历史问题，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江西是客家人南迁时一条重要的通路。赣语和客家话又如此相近。说赣语的人和客家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应该有某种更深的关系。这个问题要从历史文献和现实的方言两个方面来研究，互相印证。

方言调查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大面积地调查一片地区，像当年赵元任先生领导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那种调查。另一种是对一个点的方言进行深入调查，像解放后丁声树、李荣两位先生领导的《昌黎方言志》那种调查。大片地区的调查，调查的内容就不能多。《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就只调查了单字音，而且字数也不多。一个点的调查就可以调查更多的内容。《昌黎方言志》就记录了语音、词汇和语法特点。语音不只是单字音，还有儿化、变调。单字音收录得相当全，词汇条目也相当多。这两种形式的调查各有其作用。

魏钢强同志的这本《萍乡方言志》是单点的调查报告，记录的材料相当多，有事实，有分析，内容相当丰富。大陆出版的关于赣语的专著，只有罗常培先生1936年写的《临川音系》。《萍乡方言志》这是第二本。我作为一个江西人，作为一个专业的方言工作者，看到《萍乡方言志》出版，由衷地感到高兴。

萍乡话只有四个声调，没有入声，去声不分阴阳，声母分ts tʂ，有小称变音，这跟南昌、临川、高安等地话都不一样。《萍乡方言志》为我们更全面、更深一步了解和研究赣语提供了一份十分可贵的方言资料。

我和魏钢强同志只有过两次很短的接触。一次是1988年他来语言研究所征询我对编写江西方言志的意见。这是我们初次认识。另一次就是今年初他来征求我对这本《萍乡方言志》书稿的意见。交谈中了解到，他并不是方言学的“科班”出身，做方言调查是自学的。虽然我们接触不多，有两点给

我印象很深。一点是踏踏实实做学问的态度，一点是他对方言调查的许多基本概念很清楚。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同时也对魏钢强同志帮我纠正一个错误表示感谢。我在《南昌方言里的难字》一文中考证 [tsuk,] 这个音的本字为“壑”，广韵侧六切。魏钢强同志给我提出，这个字应该是集韵张六切的“箠”。因为萍乡话屋韵的知母和庄母今声母不同，这个字照萍乡话应来自知母。南昌话知母和庄母今声母虽然同音，但从“缩”字南昌读 [sok,] 来看，认为是“壑”字在韵母上也似乎不合。我认为魏钢强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魏钢强同志在调查萍乡话和出版这本《萍乡方言志》的工作过程中，得到萍乡市政府、萍乡市地方志办公室的大力支持。萍乡市的有关领导眼光远大，令人钦佩。感谢他们为萍乡市和江西省的科学文化事业，为我国的语言学研究，做了一件很有益的事。

熊正辉

1990年3月14日

第一章 导 言

1.1 地理概况

萍乡市位于江西省的最西端,为湘赣交通要冲,浙赣铁路横贯其境。它的东面自北而南分别与宜春市、安福县、莲花县相邻,西面自北而南分别与湖南省的浏阳县、醴陵市、攸县接壤(参见第11页《萍乡方言图》)。辖区东西宽约67公里,界于东经 $113^{\circ}34'25''$ ~ $114^{\circ}16'11''$ 之间,南北长约69公里,界于北纬 $27^{\circ}19'24''$ ~ $28^{\circ}00'32''$ 之间。总面积2764.93平方公里。地形以丘陵为主,丘陵、山地占总面积的87%。地势略呈马鞍形,南、北部高,中部低。全市平均海拔241.6米。最低处是老关乡陂头洲,海拔65.4米;最高处是位于市境南部边缘的武功山脉主峰白鹤峰,海拔1918.3米,为江西第3高峰。境内河流有袁萍栗草4水:袁水经秀江汇入赣江;萍、栗、草3水经淥水注进湘江。古人因此有“芦水袁水东奔彭蠡浪,萍川西注洞庭波”之句。

萍乡市辖城关、上栗、湘东、芦溪4个区,共有9镇5街31乡。1988年底全市人口总数为135.49万,人口密度为全省之最。

明嘉靖后,曾有闽粤两省人来萍搭棚居住,造纸植麻,初时春集冬归,后多定居,被称为“棚民”。赣西棚民多时达“数十余万”(据《袁州府志》),萍乡曾对棚户考童“另额取进”,棚民人数自然不少。民国《江西通志稿》根据湘赣边缘各县氏族之族谱,考定棚民“实多自闽汀州今长汀粤嘉应州今梅县而来者”。今萍乡未见有自称客家者,也未发现有人说客家话,但萍乡话受客家话影响的痕迹却

是存在的。

萍乡市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煤炭、铁矿、高岭土(瓷土)、石灰石，其中尤以煤炭为最，大小煤矿几乎遍及全市。建国以后，煤炭、机械、冶金、陶瓷等工业迅速发展，1987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已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0%。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萍乡北部是湘鄂赣苏区的一部分，南部是湘赣苏区的一部分。安源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1.2 历史沿革

三国东吴宝鼎二年(公元267年)析宜春县地置萍乡县，此为萍乡建置之始。元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为州，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改州仍为县。1960年9月撤县设市，由宜春专区代管。1970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改为省辖市。

萍乡汉代为宜春县地，自建县至宋齐梁陈均属安成郡(安成郡，吴宝鼎二年分豫章、庐陵、长沙三郡地立，治平都今安福)。隋文帝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废安成郡置袁州，萍乡属之。之后，袁州曾升路改府，并两度改称“宜春郡”，萍乡隶属如故。建国后改省辖市前，属宜春专区。

萍乡名称之由来，一说“以地多生萍草因以为名”(《元和郡县志》)；一说因“楚昭王渡江获萍实于此”^①(《太平寰宇记》)，因此又有“昭萍”“楚萍”的别称。

^① 刘向《说苑·辨物》：“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触王舟，止于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问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实。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获之，此吉祥也。’”

第二章 方言概况

萍乡方言内部分歧较大。当地流传的一句俗语“萍乡地土轻，十里路上九种声”，正是这种分歧的形象写照。当地习惯以城关为中心，把北部的话叫“北路话”，把东部的话叫“东路话”，把西部的话叫“西路话”，另把西南角的话叫做“小西路话”。有趣的是，我们的调查结果和当地居民的这种语感是吻合的。根据调查，全市方言可以分为5个小片，中部的方言片定名为“城关片”，其余4个方言片则依照习惯分别称作“北路片”、“东路片”、“西路片”和“小西路片”。各方言小片之间，在方言的声韵调以及词汇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此外，城关话也有新派和老派的不同；而老派内部在某些语音上也并不完全一致，可以析出“老派甲”和“老派乙”两派。除了讨论的需要外，本书只记录老派甲的语音。

2.1 城关话的内部分歧

(1) 老派和新派的差异

城关话新、老派的分歧主要在语音方面，重要的差别有两条。

第一，老派分尖团，新派一律不分尖团。老派精组声母在今细音前读 [ts ts' s]，见晓组声母在今细音前读 [tɕ tɕ' ɕ]，区分非常严格；新派上述声母在今细音前没有区别，一律读作 [tɕ tɕ' ɕ]。例如：

老 派
酒 [tɕiu¹] ≠ 九 [tɕiu¹]

新 派
酒 [tɕiu¹] = 九 [tɕiu¹]

清 [ts'iaŋ] ≠ 轻 [tɕ'iaŋ] 清 [tɕ'iaŋ] = 轻 [tɕ'iaŋ]

箱 [siɔŋ] ≠ 香 [ɕiɔŋ] 箱 [ɕiɔŋ] = 香 [ɕiɔŋ]

第二,老派甲读 [ɥ ɥɛ ɥĕ ɥŋ] 韵母的字,新派读 [y ye yĕ yŋ] 韵母。[ɥ ɥɛ ɥĕ ɥŋ] 只拼 [tɕ ts' ŋ ʂ], [y ye yĕ yŋ] 只拼 [tɕ ts' ŋ ʂ]。这就使老派甲和新派所有撮口呼字声韵都不相同。

例如:

老派甲	新派	老派甲	新派
猪 [tɕɥŋ]	猪 [tɕyŋ]	软 [ŋɥĕŋ]	软 [ŋyeŋ]
缺 [tɕ'ɥɛŋ]	缺 [tɕ'yɛŋ]	熏 [ɕɥŋŋ]	熏 [ɕyŋŋ]

(2) 老派甲和老派乙的差异

甲、乙两种老派发音的不同之处在于:老派甲读 [ɥ ɥɛ ɥĕ ɥŋ] 韵母的字,老派乙分别读 [y ue uĕ yŋ] 韵母 (yŋ 在 f 声母后变为 iŋ)。[ɥ ɥɛ ɥĕ ɥŋ] 只拼 [tɕ ts' ŋ ʂ], [y ue uĕ yŋ] 只拼 [k k' ŋ f]。有关音节甲、乙两种老派同新派声韵母都不一样。举例对比如下:

老派甲	老派乙	新派
猪 [tɕɥŋ]	猪 [kɥŋ]	猪 [tɕyŋ]
出 [tɕ'ɥŋ]	出 [k'yŋ]	出 [tɕ'yŋ]
女 [ŋɥŋ]	女 [ŋyŋ]	女 [ŋyŋ]
书 [ɕɥŋ]	书 [fyŋ]	书 [ɕyŋ]
缺 [tɕ'ɥɛŋ]	缺 [k'ueŋ]	缺 [tɕ'yɛŋ]
月 [ŋɥɛŋ]	月 [ŋueŋ]	月 [ŋyeŋ]
专 [tɕɥĕŋ]	专 [kuĕŋ]	专 [tɕyĕŋ]
软 [ŋɥĕŋ]	软 [ŋuĕŋ]	软 [ŋyeĕŋ]
军 [tɕɥŋŋ]	军 [kɥŋŋ]	军 [tɕyŋŋ]
熏 [ɕɥŋŋ]	熏 [fiŋŋ]	熏 [ɕyŋŋ]

老派甲和老派乙的发音人都坚持认为自己的发音是更为纯正的本地音。而在不少人的口中,则是两种发音兼存:某些字习惯用

甲派读音,某些字则习惯用乙派读音;甚至同一个字,有时按甲派读,有时按乙派读。根据调查,甲乙两派发音在城关片大致呈东西向地域分布,市区以东地区多按甲派发音,以西的地区多按乙派发音。城关正处在这种分布的交界线上,加之居民来源的不同,两派发音并存是不奇怪的。

2.2 城关片同北路、东路、西路、小西路片的差异

(1) 全市方言片的划分

全市方言片划分情况如下:上栗区的上栗镇、桐木乡、金山乡、鸡冠山乡、杨岐乡为北路片;芦溪区的芦溪镇、银河乡、万龙山乡、华云乡、新泉乡、麻田乡、宣风镇为东路片;湘东区的老关乡为西路片,东桥乡、广寒寨乡为小西路片;全市其他乡镇均属城关片。

(参见本章第三节《萍乡方言地图》图一)当然,这是粗略的划分。有些乡镇并非每一个自然村的话都属于同一个方言片。

(2) 声调的差异

全市方言在声调方面的分歧相当大,仅所展示的与中古调类的不同对应就不下7种。声调的差异是划分方言片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首先,根据是否完整地保留入声,可以把北路片、西路片同其他方言片区别开来。北路片和西路片都完整地保留了入声(入声字的塞音韵尾已消失,只是自成调类罢了),两片之间的差异在于:北路片入声读高降或中降调,西路片入声则读高升调。其他各片中,只有芦溪镇附近的小片地区完整地保留了入声。

其次,根据去声是否分阴阳大致可划出东路片来。东路片除麻田乡外去声均分阴阳,而全市其他地区都只有一个去声。

小西路话同城关话在声调上的差别不在调类而在调值上。听

感上差异最大的是上声，城关片多读高升调，小西路片则读高降调。

城关片中的高坑镇、白源镇、彭高乡、赤山乡、福田乡、东源乡连成一个小块。这一小块地区的方言调类同城关话一样，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4个调；但同中古调类的对应却有一处不同：城关话古入声清声母字今归阴平，这一小块地区却读作阳平。此外，长平乡的方言声调呈现出由城关片向北路片过渡的特征：古入声清声母字自成调类，全浊声母字和城关话一样归入去声（次浊声母字一部分派入去声，一部分仍读入声）；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的调值则同城关话没有区别。

一些主要方言点的调值、调类情况见表1《市内九个点的声调对比》。凡有入声的地区，入声均不短促。

(3) 声母的差异

城关片同北路片、东路片在声母方面最重要的差别是：古知三章组字，城关片以及西路、小西路片多读 [tʂ tʂ' ʂ]（遇蟹止山臻5摄的合口字有人读 [k k' f] 或 [tʂ tʂ' ʂ]）；北路片多读 [t t' s]；东路片除麻田外多读 [tʃ tʃ' ʃ]。此外，各片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古知三章组声母同见晓组声母合流的情况，即把见晓组声母（疑母除外）读作 [tʂ tʂ' ʂ]、[t t' s] 或 [tʃ tʃ' ʃ]。如“穿”“圈”二字城关片都读 [tʂ' uē]（或 [k' uē] [tʂ' yē]），北路片读 [t' ən]，东路片多读 [tʃ' ən]（或 [tʃ' uən]）。以具体的方言点为例：城关话所有知三章组字和见晓组今撮口呼字声母都读 [tʂ tʂ' ʂ]。上栗镇话知三章组的遇蟹止3摄字，开口（遇摄无开口）读 [ts ts' s]（今韵母为ɿ），合口读 [tʂ tʂ' ʂ]（今韵母为y）；其余各摄的知三章组字和果山臻3摄的合口三四等见晓组字的声母均读 [t t' s]。桐木话与上栗镇略有不同，遇蟹止3摄合口知三章组字的声母也读 [t t' s]，如“猪”读 [tʃ]。东路片中宣风镇和芦溪镇石北话都没有 [tʂ tʂ' ʂ] 这套声母（其他点未作详细调

表1 市内九个点的声调对比

	声调数	平 声		上 声
		阴 平	阳 平	
萍乡市区	4	通尿绿 13	同龙 44	桶拢 35
高坑镇	4	通 13	同龙尿绿 44	桶拢 35
长平 _{马良}	5	通 13	同龙 44	桶拢 35
上栗镇	5	通 13	同龙 44	桶拢 35
芦溪 _{高楼}	5	通 35	同龙痛 44	桶拢 51
芦溪 _{石北}	6	通 325	同龙 44	桶拢 22
宣风镇	5	通 435	同龙 44	桶拢 21
老关 _{老关}	5	通 55	同龙 13	桶拢 31
东桥 _{东桥}	4	通尿绿 13	同龙 213	桶拢 53
		去 声		入 声
		阴 去	阳 去	
萍乡市区		动痛弄洞独六 11		
高坑镇		动痛弄洞独六 11		
长平 _{马良}		动痛弄洞独六 11		尿绿 53
上栗镇		动痛弄洞 11		尿绿六独 53
芦溪 _{高楼}		动弄洞 212		尿绿六独 55
芦溪 _{石北}		痛 53	动弄洞 212	尿绿六独 55
宣风镇		痛尿六绿独 42	动弄洞 313	
老关 _{老关}		动痛弄洞 33		尿绿六独 35
东桥 _{东桥}		动痛弄洞独六11		

查),古见晓组三四等字除蟹止两撮合口字声母多读 [k, k', f] 外,其他均与知三章组字合流,无论今韵母是开齐合撮哪一呼,声母都

读 [tʃ tʃ' ʃ]。因此，这两个点“潮桥”、“长强”、“尺吃”这几对字完全同音，分别读作 [tʃ'au]、[tʃ'ɔŋ]、[tʃ'a'] (或 [tʃ'a])。此外，这两个点无 [ŋ] 声母，只有与 [tʃ tʃ' ʃ] 发音部位相同的舌叶鼻音（国际音标尚无相应的符号标示）。

小西路片在声母方面最显著的特征是：古透定母字今读开口呼者声母为 [h]，以致“豆”与“后” [hei]、“塔”与“狹” [ha] 完全同音。此外，有些地方（如东桥村）老一派的话中，古泥来母在洪音前有区别。如：南 [nā] ≠ 兰 [lā]；怒 [nəu] ≠ 路 [ləu]。

(4) 韵母的差异

韵母最重要的差异在前后鼻音的分混上。城关片没有前后鼻音的对立，咸深山臻摄的许多字读起来同宕江曾梗通摄的某些字同音，“晏”与“硬”、“短”与“党”、“根”与“庚”、“针”与“钟”等读音没有区别，分别读 [ŋā] [tʃ] [kē] [tʃəŋ]。北路片和东路片则大不一样：咸深山臻 4 摄和宕江曾梗通 5 摄的舒声字，部分乃至大部分保持了前后鼻音的对立；古入声字（即使现在不读入声，或是入声自成调类但塞音韵尾消失）今主要元音则呈舌位前后的对立。以上栗镇、芦溪镇^{石北}、宣风镇话为例：咸深山臻摄舒声字一般收 [-ŋ] 尾（芦溪、宣风部分咸摄一二等字收 [-ŋ]，如“咸”音 [hoŋ]），宕江通摄及梗摄白读舒声字收 [-ŋ] 尾，有整齐的对立；只有曾摄及梗摄文读字收 [-n] 尾，同深臻两摄字在读音上不能区分。上述 3 个点古入声字的今读，主要元音有“ø(ə):ɔ”和“a(æ):ɑ”的对立：一个摄的舒声字如今读 [-ŋ] 尾，其入声字今韵母的主要元音则读 [ø(ə)] 或 [a(æ)]；舒声字如读 [-ŋ] 尾，入声字则是 [ɔ] 或 [ɑ]。当然，北路和东路片各个点的情况也不尽相同。麻田是东路片中最接近城关片的一个方言点，麻田话“针 [tʃən]”和“钟 [tʃəŋ]”有区别，但“三生白”都读 [sā]，“短党”都读 [tʃ]，没有区别。不过“瞎 [hæ]”与“吓 [ha]”、“割 [kə]”与“各 [kɔ]”这些古入声字今读仍有区别。北路片靠近城关片的少数地方（如杨岐乡